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中共對美國「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態度

PRC Concern over the American TMD Initiative

doi:10.30390/ISC.199911\_38(11).0001

問題與研究, 38(11), 1999

Issues & Studies, 38(11), 1999

作者/Author : 丁樹範(Arthur S. Ding)

頁數/Page : 1-1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99/1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911\\_38\(11\).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911_38(11).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页，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中共對美國「戰區飛彈防衛計畫」 的態度

丁 樹 範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第三研究所研究員)

## 摘要

中共對美國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抱持懷疑態度。其原因有兩大項。首先是和長程彈道飛彈有關的國際戰略情勢，中共擔心，美國正在發展的陸上與海上高層攔截系統具有攔截戰略飛彈能力，加上美國擬發展的能力強大的太空監測系統，其結果是使中共數量有限的戰略飛彈將失去嚇阻作用，使中共的「最低嚇阻」戰略失效。同時，中共以擁有戰略核武做為大國的象徵將失去作用，中共將不再成為強權大國。

其次，中共關心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影響其區域戰略。中共認為，日本要從建立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擴充軍事力量而成為政治大國。中共也關心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使美國再度正式介入兩岸關係，對其統一臺灣有不利的影響。中共擔心的許多說法立論不足。本文擬對此做說明。

關鍵詞：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全國飛彈防衛系統、愛國者三型、神盾級軍艦、  
戰區高層區域防衛、嚇阻

\* \* \*

自從美國於一九九三年五月重新組建「戰略防衛計畫局」（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Organization, SDIO）為「彈道導彈防衛局」（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Organization, BMDO），並且賦予發展「戰區飛彈防衛計畫」（Theater Missile Defense Program）任務後，中共始終反對美國的「戰區飛彈防衛」，而且，中共對於「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反對，由於涉及冷戰後東亞地區安全環境的變化而更甚於「戰略防衛計畫」。

本文的目的有四。其分別是簡單介紹美國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發展與進展；分析中共反對「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原因；檢視其反對說詞的說服力；及分析中共可能

採取的因應作為。簡而言之，作者認為，在實際的軍事效用上，中共應該體認到，戰區飛彈防衛不致形成其所顧慮的軍備競賽和飛彈擴散。相反地，其可能有助於穩定東亞地區局勢。另一方面，中共自己的作為使戰區飛彈防衛計畫成為東亞地區的議題。

## 壹、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發展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調整自雷根總統以來所發展的飛彈防衛的目標。<sup>①</sup>經過由下而上討論後，美國決定把飛彈防衛重點放在戰區飛彈防衛上，包括改善愛國者飛彈，修改神盾級（Aegis）軍艦的空防系統，及發展新的「戰區高層區域防衛」（Theater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系統。這個討論也建議發展全國飛彈防衛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和建立支援這兩大系統的先進技術能力。

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是美國彈道導彈防衛（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計畫的一環。<sup>②</sup>美國在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時認為，彈道導彈威脅的能力和射程是多重的，因此任何單一反彈道導彈系統無法執行整個戰區飛彈防衛的任務。因而，美國發展出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系統家族」，以確保防禦縱深，成功地擊落來襲飛彈。

在上述「系統家族」概念下，美國發展出低層攔截和高層攔截兩大類攔截器，再加上適應不同軍種需求，形成二次矩陣型的「系統家族」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在大氣層以內的低層攔截方面，陸上系統有「愛國者三型」（PAC-3）飛彈，這是在波斯灣戰爭中使用的「愛國者二型」基礎上，強化導引系統增進準確性而成。同時，「愛國者三型」也改進了雷達、通訊系統、遙控發射能力、及其他次系統。海上系統則有「海軍區域防衛系統」（Navy Area Defense System），是強調其機動部署特性，這是在現有神盾級軍艦上的標準飛彈改進偵測、追蹤、接戰系統而成。

在大氣層及更遠的距離之外的高層攔截方面，陸上系統則有「戰區高層區域防衛」系統，在高層攔截敵人戰區級彈道導彈，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造成的損害。在海上則有「海軍泛戰區防衛」系統（Navy Theater Wide Defense），這是在「海軍區域防衛系統」基礎上發展而成，特別是攔截器在大氣層外的上升、中途、和下降攔截方面，以及神盾級軍艦的整體武器系統能力，以便有效執行在更寬闊空間裡的遠程攔截。

戰區飛彈防衛系統除了上述二次矩陣的四種型態飛彈外，尚包括另外一型飛彈——延伸型空防系統（Medium Extended Air Defense System）飛彈。其防衛高度比「愛

註① 有關「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發展，引自“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 Brief History,” in <<http://www.acq.osd.mil/bmdo/bmdolink/htm/origins.html>>，與“Missile Defense Milestones,” in <<http://www.acq.osd.mil/bmdo/bmdolink/html/milestones.html>>. 另外，有關美國陸軍飛彈防衛發展過程，請參閱“Command History, US Army Space and Missile Defense Command,” in <<http://www.smdc.army.mil/comhis.html>>.

註② 此處有關「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全部內容與要件，引自“Theater Missile Defense Programs,” in <<http://www.acq.osd.mil/bmdo/bmdolink/htm1/tmd.html1>>.

國者三型」低，目的在於因應敵人來襲的短程彈道和巡航飛彈（cruise missile）及無人駕駛飛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提供正在集結準備進行作戰任務的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三百六十度的全方位保護。

## 貳、中共的顧慮

### 一、對國際核武戰略的影響

中共對戰區飛彈防衛計畫一開始的顧慮是此計畫對國際戰略情勢的影響。這主要是指中共擔心，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發展出的系統會影響美國和俄羅斯之間核子武器裁軍進度，引發美俄間的軍備競賽。與此相關的是，中共擔心新的系統會破壞一九七二年美國和蘇聯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ABM），從而威脅到全球戰略穩定。中共更關心，美國的新系統若被有效發展出來，其所具有的核武能力將失去嚇阻功能。<sup>③</sup>

為了保持和核武器有關的國際戰略情勢的穩定，美國和俄羅斯於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達成區分戰略飛彈與戰區飛彈的協議。協議規定，只要測試用被攔截飛彈的速度在任何飛行過程在每秒鐘五公里以下，或其射程在三千五百公里以內，同時，攔截飛彈的速度在每秒三公里以下。<sup>④</sup>這也就是說，在上述限制範圍內的反飛彈能力均屬於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皆可以任意部署。

但是，中共仍然擔心美國正在發展的兩種高層攔截系統的攔截能力。這是指陸用的高層攔截系統（THAAD）與海上的泛戰區系統（NTM）。一方面，他們擔心，新的攔截系統真的具有攔截戰略飛彈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共擔心，美國實際上會設法增加攔截飛彈的速度，使攔截飛彈的速度超過和俄羅斯協議的上限。<sup>⑤</sup>如果再加上美國擬發展的能力強大的太空監測系統，<sup>⑥</sup>則高層攔截系統可以大幅度增加反飛彈系統的攔截面積（footprint），<sup>⑦</sup>使中共數量有限的戰略飛彈的嚇阻能力受到威脅。更何況美國也正發展「全國飛彈防衛」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這可能使中共數

註③ 中共這方面的顧慮和一九八三年美國決定發展戰略防衛計畫(SDI)時完全一樣。有關中共當時的顧慮分析，請參閱 John W. Garve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Asian Survey*, Vol. 26, No. 11 (November 1986), pp. 1220~1239; Bonnie S. Glaser and Banning N. Garrett, "The SDI an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in Jae Kyu Park and Byung-Joo Ahn, eds., *The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Its Implication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Boulder, CO: Westview, 1987), pp. 99~117.

註④ 有關協議的內容，請參閱<<http://www.acda.gov/factshee/missdef1.htm>>. 有關的分析，請參閱 Kalpana Chittaranjan, "The ABM Treaty and US NMD," *Strategic Analysis*, Vol. 22, No. 2 (May 1998), pp. 209~219.

註⑤ 與美國國防分析人士訪談，一九九九年二月。

註⑥ 有關太空監測系統與戰區飛彈防衛關係的分析，請參閱 Richard A. Falkenrath, "Theater Missile Defence and 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Survival*, Vol. 36, No. 4 (Winter 1994~95), pp. 140~160.

註⑦ 有關戰區飛彈防衛攔截的要項因素分析，請參閱 Lisbeth Gronlund, George Lewis, Theodore Postol, and David Wright, "Highly Capable Theater Missile Defenses and the ABM Treaty," *Arms Control Today*, Vol. 24, No. 3 (April 1994), pp. 3~8.

量有限的戰略飛彈毫無嚇阻作用。

為因應美國飛彈防衛系統的發展，中共當局動員許多導彈科學家對美國的飛彈防衛系統進行許多模擬，以分析美國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對中共有限核武力可能造成的衝擊。他們的研究顯示，美俄的戰略戰區飛彈劃分協議並不能實質限制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戰略能力，以致於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仍然可以攔截戰略飛彈，雖然他們強調模擬和實際狀況有很大的差距。<sup>⑧</sup>

在這種情形下，中共擔心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對國際安全的可能影響。第一，他們擔心，美國可能不顧俄羅斯的反對與壓力，<sup>⑨</sup>繼續發展速度更快的攔截器，則一九七二年簽訂，二十年來成為美俄戰略核武器穩定的結構將被打破。甚而，美國有可能乘俄羅斯疲弱不振之際，取得戰略核武器優勢，進而主導全球戰略局勢。

第二，他們擔心，這可能導致美俄停止或減緩裁減核武器的腳步。這是因為，俄羅斯國會原本對北約東擴已經非常不滿，美國執意發展具有攔截戰略飛彈潛能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使俄羅斯國會更不想通過和美國簽署的第二個戰略核武器裁減條約（START II）。依照此條約，美俄雙方將把各自的戰略核武器彈頭裁減到三千五百枚。同時，俄羅斯將大幅裁減其具有優勢的陸基多彈頭戰略飛彈。

第三，則涉及中共戰略安全。他們擔心，美國如果成功地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並且將之部署，則中共數量有限的戰略飛彈將失去嚇阻作用。這是因為中共戰略核武器數量非常有限，很容易被美國先發制人性的攻擊所全部摧毀，使中共無法對美國進行報復性的第二擊。這也就是說，中共的「最低嚇阻」（Minimum Deterrence）戰略將完全失效。<sup>⑩</sup>更何況美國從未宣布支持「不首先使用」原則，<sup>⑪</sup>使中共對此更缺乏安全感。

和上述相關的是美國軍事能力大幅度的提升。美國雖然一再宣稱，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是防衛功能，但是，中共的分析家則認為，防衛能力應該是整體攻擊系統的一部

註⑧ 例如，Yingbo He, "THAAD Interceptor and ABM Demarcation Agreement: Does Velocity Limitation on Target Missile Make Sen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China-ISODARCO Conference on Arms Control, October 28~November 1, 1998, Shanghai; Yingbo He, "The Potential Capability of BMD System and Its Possible Effects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Zuwei Huang, "TMD and Global/Regional Stab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China-ISODARCO Conference on Arms Control, November 11~15, 1996,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註⑨ 有關俄羅斯的不滿，請參閱Andrei Kortunov and Andrei Shoumikhin, "Current Russian Objections to US NMD and ABM Treaty Revision,"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6, No. 2 (April/June 1997), pp. 157~165.

註⑩ 中共官方從沒有宣布他們的核武戰略，「最低嚇阻」，或近來有人提出的「有限嚇阻」（Limited Deterrence）戰略是西方分析家的看法。中共的用意可能是希望以戰略上的模糊造成敵人的不確定感，而造成對敵人的嚇阻。這是一種弱者的嚇阻方式。有關「有限嚇阻」的分析，請參閱 Alastair I. Johnston, "China's New 'Old Thinking': The Concept of Limited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3 (Winter 1995/96), pp. 5~42.

註⑪ 實際而言，「不首先使用」原則是一個非常混淆的概念，而中共也從未對「不首先使用」給予操作性定義，意涵中共對「不首先使用」也缺乏信心。但是，由於傳統使然和策略需要，中共卻非常重視此概念。

分，而不能單獨看待。這特別是對具有強大攻擊能力的美國而言更是如此，因為配備了飛彈防衛系統無異是強化了美國的攻擊能力。<sup>⑫</sup>

此外，中共分析人士也認為，美國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有比反彈道導彈條約所規定的內容更具威脅之處。他們認為，反彈道導彈條約規定，所部署的飛彈防衛系統必須是固定在某一個地方。同時，其部署的數量和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美國所發展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不論是部署在陸地上的，或是海上的，則是具備高度機動性，可以視需要在全球部署，這不啻大幅度增加美國的軍事進攻能力。<sup>⑬</sup>

中共裁軍大使沙祖康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的講話反映中共官方的上述擔心。他說：「某些全力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國家，其系統將擁有攔截戰略飛彈的能力，打破了反彈道導彈條約附加的限制，使此條約失去意義。這個系統的發展將對未來主要核武國家間進一步裁減核武器構成障礙，引發新一輪武器競賽，無助於全球戰略平衡的穩定。它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國家的關心，卻有損於這些國家參加全球軍控和裁軍的熱忱……。」<sup>⑭</sup>

## 二、太空軍事化和武器化

中共領導人擔心，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可能使人類的競爭走向太空。其理由是，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必然導致各國武器競賽。為了有效增進反飛彈和反制能力，許多具有軍事性能的監測系統、反衛星系統、乃至太空發射的攔截器，都可能被部署到太空中。同時，只要一個國家這麼做，相關國家必然跟進。這必然導致太空的軍事化和武器化。

另外，中共的分析家認為，彈道導彈和反導彈的技術可以轉換，這會導致反衛星系統的發展。「彈道導彈防衛系統的發展為反衛星武器奠下技術基礎。當彈道導彈防衛系統技術成功地被提升時，此反衛星系統就能被容易地發展出來。」<sup>⑮</sup>

中共當局對於戰區飛彈防衛系統造成太空軍事化與武器化的可能性有所聲明。其外交部軍控司官員傅志剛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的發言說：「中共關心先進技術用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發展的狀況。中共更關心的是，先進技術使用於外太空武器的發展（例如反衛星系統），以及所謂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從這個角度而言，科學技術的軍事用途和傳統武器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意義是一樣的。」<sup>⑯</sup>

註⑫ Xuetong Yan, "Impact of TMD on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unpublished paper, December 1998, pp. 1~2.

註⑬ *Ibid.*

註⑭ Beijing Xinhua News Agency, October 18, 1996, in FBIS-Chi-96-204.

註⑮ Er-xun Liu, "The New Development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and Its Influ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th China-ISODARCO Conference on Arms Control, November 11~15, 1996, Chengdu, Sichuan, p. 3.

註⑯ "China's Attitude toward Outer Space/Space Weapons," in <<http://cns.miis.edu/db/china/spacepos.htm>>, p. 1 of 2.

### 三、對不擴散的影響

中共認為，美國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作法違反「不擴散」（non-proliferation）的準則。其理由是，根據西方國家制訂的「飛彈技術管制機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的規定，射程超過三百公里，而且酬載重量超過五百公斤以上的彈道飛彈，巡航飛彈，或無人飛機的完整系統、零組件、生產製造工具、與技術的出口皆列入嚴格管制，以免造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但是，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功能超過上述規定。這特別是執行高層攔截任務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更是如此。以THAAD而言，中共的技術專家指出，「其攔截器的速度每秒可以達到二點六公里以上。這表示，此攔截器的射程可以達到六百公里，或更遠的距離。」<sup>⑯</sup>因此，他們認為，如果美國把戰區飛彈防衛系統透過軍售賣給日本，乃至韓國、臺灣，或把相關技術轉移給上述國家，是違反飛彈技術管制機制的規範，造成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這個分析角度是強調，反彈道導彈與彈道導彈的技術有通用之處。<sup>⑯</sup>

同樣，中共認為，飛彈技術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樣，可以水平地和垂直地擴散。他們認為，共同發展方式，例如美國分別和日本、以色列、和德國所進行的合作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飛彈技術的擴散。因此，中共反對美國和日本共同合作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sup>⑯</sup>

此外，中共分析人士認為，出售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或轉移相關技術也違反美俄間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因為該條約第九條規定，「為了保證此條約的有效性，條約的任一造不把反彈道導彈系統，或條約所限制的組件轉移給其他國家，或不部署在本國領土以外。」因此，中共的分析人士指控，美國在過去的十多年間，把許多反飛彈系統以不同方式轉移到許多地區，違反了反彈道導彈條約。<sup>⑯</sup>

### 四、對區域戰略的影響

除了上述顧慮外，中共也擔心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對區域戰略的影響。<sup>⑯</sup>日本是中共擔心的第一因素。中共認為，日本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並且與美國共享技術，<sup>⑯</sup>會

註<sup>⑯</sup> Zuwei Huang, *op. cit.*, p. 3.

註<sup>⑯</sup> Zukang Sa, "Some Thoughts on Non-Proliferation," speech made at the 7th Carnegi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Conference, January 11~12, 1999, in Washington, D.C., in<<http://www.ceip.org>>.

註<sup>⑯</sup> *Ibid.*

註<sup>⑯</sup> Er-xun Liu, *op. cit.*, pp. 1~2.

註<sup>⑯</sup> 有關美國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在東亞地區的發展，請參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in Northeast Asia: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1990-Present*,” in<<http://cns.miis.edu/db/china/tmdchr/htm>>.

註<sup>⑯</sup> 美國和日本達成協議，共同發展新型反飛彈的彈頭。具體而言，雙方將在鼻錐、彈頭、紅外線追蹤器，及火箭引擎四方面合作。聯合報，民國88年8月8日，版11。

使日本產生假安全感，使日本加速走向冒進政策。<sup>②</sup>這主要是因為日本的軍力在亞洲已經是最強大了，其每年的國防預算總額是全世界第二位高，並部署最先進的武器系統，而且在冷戰以後，把戰略部署方向從偏向北方調整到強化西方。如果日本再具備飛彈防衛系統，日本會採取冒進做法。<sup>③</sup>

此外，中共也擔心日本的火箭製造能力使日本有潛力成為核大國。<sup>④</sup>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日本已經發展出從燃料、材料、導引、控制和噴嘴的整套火箭製造技術。同時，日本已經發射過許多探測太空的火箭。雖然日本發展的方向是強調商業與民事用途，但是，這些經驗和能力可以在短時間轉化為製造長程，甚而是洲際飛彈。另一方面，日本已經貯存大量的鈽原料，這很容易使日本成為核大國。在這種情形下，中共分析人士認為，日本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超過其國防的實際需要。他們認為，日本採購的 PAC 2/3 飛彈，加上已購買的神盾級驅逐艦，和大型預警飛機（AWACS），使日本有足夠的能力防衛北韓來襲飛彈。因此，如果日本仍然要部署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其目的已經不是針對北韓，而根本是針對中共。<sup>⑤</sup>

具體而言，中共擔心日本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會強化日本的攻擊能力。其邏輯可能是，戰區飛彈防衛系統能減少日本可能的傷亡危機，另一方面，日本可轉換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為攻擊性地對地飛彈，增加日本實施先制攻擊判斷。更何況，日本有美國核子傘的保護，而中共只有少數核武器，卻又缺乏戰區飛彈防衛系統。這使日本居於比中共有利地位。

換言之，中共認為，日本只是利用北韓發射衛星為藉口，真正目的是要擴充軍力。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的發言充分反映中共當局的這個想法。在評論美國和日本建立針對北韓的飛彈防衛系統時，他說，中共反對任何團體利用這個[北韓發射衛星]時機而誇大這個事件，追求軍事利益妨礙到地區穩定。相關的各方應該自我節制，不要做會導致緊張和刺激區域內新一輪軍備競爭的事情。<sup>⑥</sup>

一些中共分析人士認為，日本擴充軍備，乃至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另外有其潛藏政治意圖。他們認為，日本非常依賴從南中國海到日本的海線交通運輸，這特別是

註<sup>②</sup> “Sa Zukang: Global Arms Control and China’s Mission-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Ministry’s Arms Control Department,” *Wen Wei Po* (HK), November 17, 1998, in FBIS-Chi-98-321.

註<sup>③</sup> 有關中共分析人士對日本國防發展的看法和批評，請參閱于巨浪，*日本軍情瞭望*（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

註<sup>④</sup> Tung Fang, “A Warning against Japan’s Rising Nuclear Missile Might,” *Connilit* [xiandai junshi], in FBIS-Chi-98-006.

註<sup>⑤</sup> Zuwei Huang, *op. cit.*, p. 3；鄒雲華，「戰區導彈防禦（TMD）與全球和地區安全的關係」，*國際問題研究*，1998年第1期，頁27~29。

註<sup>⑥</sup> “On US-Japanese Plan to Establish Anti-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FM Spokesman: China Opposes Any Attempt to Seek Military Superiority,” *Ta Kung Pao* (HK), September 23, 1998, p. A2, in FBIS-Chi-98-266, and “Chinese Official Urges Broader, Revised MTCA,” *Defense News*, Vol. 14, No. 3 (January 25, 1999), p. 26.

針對日本所需要的能源更是如此。臺灣在海線交通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控制從白令海峽到南中國海的西太平洋海線運輸樞紐。因此，日本擴充軍備的主要目的是要控制臺灣<sup>②</sup>以及南中國海，以保障日本的經濟安全。<sup>③</sup>

因此，中共的分析人士認為，日本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遠超過日本防衛的正當需要。他們認為，日本若具備飛彈防衛能力，再加上其潛在的核子能力，可以使日本更具信心，從強大軍力建立起政治實力。更何況，他們認為，日本利用美國對日本的需要，包括軍事基地對美軍的補給能力，和日本對美國在太平洋防線的重要地位，要求美國對日本南進做更多讓步，使日本未來能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大影響力。<sup>④</sup>

一九九六年以後，中共開始顧慮臺灣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中共的顧慮集中在其對統一臺灣的影響。第一，中共說，臺灣若被允許加入，則會增加臺灣的信心，強化臺灣走向獨立的想法。中共裁軍大使沙祖康在一項演說中提出這個看法。他說：「…我們希望美國政府採取謹慎負責的態度處理這件事。中國反對美國把臺灣納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有另外一個顧慮，那就是它對統一有負面的影響。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在臺灣會使親臺灣獨立的人士產生一種錯誤的安全感，而引起他們魯莽的行動。這會導致臺灣海峽，甚至整個東北亞地區的不穩定。」<sup>⑤</sup>

中共對臺灣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另外一個顧慮是美國的角色問題。中共領導人擔心，臺灣加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實質上是使臺灣和美國建立準軍事同盟關係。這不但使臺灣增強和中共對立的信心，而且使美國又正式介入臺灣和中共的兩岸關係當中，和中共所希望的不要美國插手臺灣的期望不合。這也意涵，臺灣議題在美國透過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可以強化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領導地位後，也使臺灣問題更趨於國際化。<sup>⑥</sup>

和上述統一與導致地區不穩定有關的說詞是侵犯主權。沙祖康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特別說明這一點。他說：「…這構成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嚴重侵犯，也代表美國蓄意向全體中國人挑釁。此舉將帶來嚴重後果。」沙祖康的講話似乎容許美國在韓國和日本部署戰區飛彈防衛系統。<sup>⑦</sup>

中共也顧慮，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對其日後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可能有的不利後果。這是指其導彈攻擊能力的降低。他們擔心，高層攔截系統，加上部署在太空的監測系統，中共的導彈攻擊真的會受到不利影響，而使中共面臨困難選擇：停止對臺灣的攻

註<sup>②</sup> 解放軍報，1999年2月8日，於中國時報，民國88年2月9日，<<http://www.chinatimes.com.tw/papers/ctimes/cchina/88020902.htm>>。

註<sup>③</sup> Yaqiang Li, "What is Japan Doing Southward?" *Jianchuan Zhizhi* [Naval and Merchant Ships], June 6, 1996, pp. 7~8, in FBIS-Chi-97-247.

註<sup>④</sup> *Ibid.*

註<sup>⑤</sup> Zukang Sa, note ⑧.

註<sup>⑥</sup> 「何謂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半月談，1998年第3期，於中國時報，民國88年2月9日，<<http://www.chinatimes.com.tw/papers/ctimes/cchina/88020901.htm>>。

註<sup>⑦</sup> 中國時報，民國88年1月27日，<<http://www.chinatimes.com.tw/papers/ctimes/cchina/88012701.htm>>。

擊，或將所有導彈全部發射，擴大戰爭面。中共不願看到這種可能的兩難後果，因此必須不讓臺灣具有高層攔截系統。中共一份刊物指出這個顧慮：「…在美國主導下，當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陸基、海基系統部署在韓國、日本、臺灣等地，及靠近大陸海峽後，華東及東南沿海部分地區將被覆蓋。在此範圍內的中國空中飛行物均可成為其打擊的目標。從這點看，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正超出傳統的防禦概念，不僅將極大地降低中國戰役戰術導彈的使用效果，而且還將直接制約中國的軍事力量。」<sup>④</sup>

再者，中共擔心，美國發展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會影響中共在東亞的地位。在熬過西方國家在「六四」對中共的制裁後，中共的經濟持續成長。這使中共的自信心大為提升，認為中共將走向富強的境地，而且其國際地位也將恢復，成為多極體系下的重要強權。中共的這種自我期許可以從中共對國際體系的發展看出：自冷戰結束後，中共當局一再指出，國際局勢走向是趨於多極化，中共在此走向中扮演不可被忽視角色。<sup>⑤</sup>

中共擔心，美國正在發展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抵消中共的努力。部分中共分析人士指稱，美國企圖透過發展並在東亞地區部署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是要在東亞地區建立「小北約」，其目的是用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把日本、臺灣、和南韓的盟友體系更鞏固起來，而且強調美國和盟友間的武器系統可以相互整合（interoperable），這根本就是北約系統在東亞地區的翻版。<sup>⑥</sup>中共官員甚至強調，美國企圖藉此建立和澳洲、菲律賓、新加坡、紐西蘭、哈薩克、及蒙古以包圍中共的軍事關係。<sup>⑦</sup>

### 叁、對中共顧慮的批評

中共對戰區飛彈防衛系統許多顧慮的說法是不具說服力的，雖然中共的安全應該被照顧到。和中共所主張的相反，戰區飛彈防衛不但不會造成地區的不穩定，反而，在某種程度而言，戰區飛彈防衛可以促進地區穩定。同時，因為飛彈擴散而來的陰影也得以避免。換句話說，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有其正面功能。<sup>⑧</sup>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美國逐漸注意到導彈擴散引發的國際安全問題，飛彈技術管

註④ 「何謂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前引文。

註⑤ 有關中共追求成為大國的認同分析，請參閱 Gilbert Rozman, "China's Quest for Great Power Identity," *Orbis* (Summer 1999), pp. 383~402.

註⑥ Bin Li, "The Effects of Ballistic Defense on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Arms Control," unpublished paper, May 1995.

註⑦ 中國時報，民國 88 年 11 月 12 日，版 14。

註⑧ 此處涉及發展飛彈防衛系統是否導致飛彈擴散和武器競賽的基本爭論。中共以此反對美國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有關反對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分析，請參閱 Joseph Cirincione, "The Persistence of the Missile Defense Illu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Nuclear Disarmament, Safe Disposal of Nuclear Materials or New Weapon Development, in Como, Italy, July 2~4, 1998. 認為需要有限度部署的論點，請參閱 Michael Krepon, "Missile Defense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 in <<http://www.stimson.org/resource/bmdtestimony.htm>>. 認為需要快速部署的分析，請參閱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the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http://www.stimson.org/policy/excbmd.htm>>.

制機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的設立是美國在這方面努力典型的例子。波斯灣戰爭以後，美國深深感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飛彈導致的負面作用，這特別是針對美國海外駐軍而言更是如此，而有思以「不擴散」（non-proliferation）和「反擴散」<sup>⑨</sup>（counter-proliferation）方式解決之。

就東亞地區而言，北韓是美國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適用對象。一方面，北韓祕密發展核子武器<sup>⑩</sup>和開始試射彈道飛彈，同時北韓卻公開宣稱要撤出國際性不擴散機制。另一方面，北韓出口飛彈相關零組件和技術到伊朗和其他不遵守國際規範的國家，影響國際穩定。此外，北韓是最不透明化，但也是政權不穩定的國家。

北韓於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試射的「大浦洞」飛彈（Taepo Dong Missile）震撼了美國、日本、和南韓。特別是美國和日本，因為這個試射明顯地證明，北韓有能力運用固態燃料發射具備洲際能力射程的飛彈。<sup>⑪</sup>另外，由於北韓飛彈速度快，低層攔截飛彈，如「愛國者飛彈」，使日本的攔截面積（footprint）縮小，不利日本的防衛。有人推測，北韓的彈道導彈目前的射程至少涵蓋美國的阿拉斯加。

北韓試射的飛彈可能在東北亞地區產生負面影響。這特別是南韓和日本，他們可能為因應這個試射而採取最壞狀況手段。事實上，南韓在拒絕美國擬提供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後，<sup>⑫</sup>轉而要求美國同意其發展射程超過一百八十公里的地對地彈道導彈，以茲因應北韓所發展的飛彈威脅。<sup>⑬</sup>日本國內則開始出現更具爭議性的看法：主張針對敵人的飛彈威脅，日本可以採取先發制人攻擊。<sup>⑭</sup>另外，北韓試射飛彈以後，日本決定自行發展偵查衛星，以提高本國情報蒐集能力。<sup>⑮</sup>韓國和日本的這些發展都可能使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共，帶來疑慮，<sup>⑯</sup>也可能導致彈道導彈在本地區的擴散。

註⑨ 有關「反擴散」概念的起源與說明，請參閱Joseph F. Pilat and Walter L. Kirchner, "The Technological Promise of Counterprolifer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8, No. 1 (Winter 1995), pp. 153~166.

註⑩ 投奔南韓的北韓前勞動黨高級幹部黃長輝指出，北韓在巴基斯坦提供鈾原料下，製造了五顆核子彈。聯合報，民國88年4月17日，版11。

註⑪ 有關「大浦洞飛彈」試射的技術分析，請參閱 David C. Wright, "An Analysis of the North Korea Missile Launch of 31 August 1998,"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China-ISODARCO Conference on Arms Control, Shanghai, October 28~November 1, 1998.

註⑫ 金大中總統從技術角度認為此反飛彈系統不符合南韓需要，因為漢城距分界線僅四十公里，北韓的飛彈數分鐘即可抵達漢城。聯合報，民國88年5月7日，版11。

註⑬ 南韓今年四月試射一枚射程四十公里的「玄武飛彈」，但該枚飛彈沒有加足燃料。據信，加足燃料後，該枚飛彈的射程在二百五十到三百公里之間。南韓向美國提出發展射程三百公里飛彈的要求，並要求研發射程五百公里的飛彈。聯合報，民國88年7月29日，版11。

註⑭ 日本防衛廳長官也呂田芳成在國會答詢時指出，日本如果發現敵人明顯地想以武力攻擊日本時，日本對此一敵人進行先發制人攻擊，在法理上可行。聯合報，民國88年3月4日，版11。另外，日本防衛廳在其白皮書中也強調其先發制人的合憲性。聯合報，民國88年7月28日，版11。

註⑮ 日本政府於1998年12月決定，未來要發射四枚情報收集衛星，部署在四百到六百公里高空。其中兩枚是專拍精密畫像的光學衛星，另兩枚是雷達衛星，以適應不良天候。日本自認為可以製造解析度達一公尺左右的偵查衛星。第一枚預定於二〇〇二年發射。中國時報，民國88年4月2日，版13。

註⑯ 南韓國防部長已經公開反對日本先發制人概念，擔心日本的做法會使整個朝鮮半島陷入戰爭。中國時報，民國88年3月6日，版1。

中共於一九九六年三月舉行的軍事演習帶給美國政策決策者兩難。一方面，演習之後，美國行政部門面臨國會龐大壓力，要求行政部門研究把戰區飛彈防衛系統部署在本地區以保護美國的盟邦和友國的可行性，臺灣被包括在其當中。行政部門對國會壓力的回應可能影響美國和中共關係的發展，為兩者關係帶來負面因素。

中共的飛彈演習也導致臺灣內部不同反應。飛彈演習使部分人士主張臺灣應該引進戰區飛彈防衛系統，而上述美國國會對行政部門的要求為這些人士所歡迎。然而，另一部分人士的主張更激進，他們認為最好的防衛是攻擊，而且，發展攻擊性彈道導彈比發展防衛性導彈來得經濟和有效能，因此，他們主張臺灣應該發展地對地導彈，以中共主要城市為目標。<sup>⑦</sup>值得注意的是，發展地對地導彈的意見為臺灣各黨派政治人物所接受，<sup>⑧</sup>甚至，國防部長唐飛在立法院透露，國軍正研發對抗中共的「攻擊性武器」。<sup>⑨</sup>

上面所述事件的發展可以得知，彈道導彈在東亞地區將會是非常複雜的議題。基於攻擊是最好的防衛，和發展攻擊性導彈比防衛性導彈經濟的兩原則，那些沒有彈道導彈的國家可能會想發展他們自己的攻擊性飛彈，以免被擁有彈道導彈的國家所威脅，進而保護自己的國家。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則這股趨勢可能早晚會蔓延開來，形成更難以收拾的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可能是個有用的安全機制。一方面，它是純粹防衛性質系統，在道德上有充分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由於此機制，亞太地區國家不必發展他們自己具有攻擊性質的彈道導彈，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問題得以防止，也防止了具有攻擊性質的武器競賽。再者，這個機制可以表示美國維持本地區和平穩定的承諾，對穩定整個地區秩序，和創造發展條件皆有助益。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亞太地區可能陷入彈道導彈擴散和武器競賽的後果。日本可能放棄外交<sup>⑩</sup>和類似「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等經濟手段的努力，而把商業導向的衛星計畫轉為軍事用途。如果是這樣，整個東北亞情況將會更複雜，因為中共將更懷疑日本的動機，而可能導致更大的不穩定。

另外，中共也得注意其自身在沒有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下的安全問題。北韓的彈道導彈目前雖是以南韓、日本、和美國為目標，但是，其有一天也可能構成中共的威脅，雖然北韓目前非常依賴中共而不致以飛彈與中共相向。武器只是執行政策的工具，它的使用方向隨時可以調整。

中共所指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會因為技術擴散而導致武器擴散的說法是沒有依據的。

<sup>註⑦</sup> 中國時報，民國 88 年 4 月 21 日，引自<<http://www.chinatimes.com.tw/report/tmd/news/88042101.htm>>。

<sup>註⑧</sup>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不贊同李登輝總統大陸政策的人士，如魏鏞，都主張發展地對地導彈，雖然這些人士尚未思考使用地對地導彈的準則。

<sup>註⑨</sup> 聯合報，民國 88 年 4 月 16 日，版 1。然而，唐部長沒有明確說明「攻擊性武器」的內容。

<sup>註⑩</sup> 有關日本採取外交方式處理北韓核武危機的分析，請參閱 Christopher W. Hughe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nd Japanese Security," *Survival*, Vol. 38, No. 2 (Summer 1996), pp. 79 ~ 103.

美國常常對其出口的技術和武器裝備施加嚴格的條件，規定進口國在沒有得到美國同意以前，對進口品不得再出口或轉移技術用途。美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擴散以利軍備控制。

對上述規定，美國對其出口到臺灣的任何技術和武器裝備均嚴格地執行。加上美國只同意臺灣擁有比中共軍隊相對的優勢，因此很難想像美國會同意臺灣把防衛性質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轉變成具有攻擊能力的系統。同樣地，基於敏感性和引起中共過度顧慮，美國也不會同意臺灣自行發展具有攻擊中共能力的地對地彈道導彈。

美國的規定也適用於日本。中共自己的研究顯示，日本早已用自己製造的火箭發射自己製造的衛星，其實力包括研製燃料、材料、導引、控制、與噴嘴等尖端科技項目。<sup>◎</sup>同時，就某些項目而言，是美國要從日本引進研製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技術。<sup>◎</sup>這表示，日本早已具有製造攻擊性洲際飛彈的能力，但是日本卻始終只發展商業衛星。因此，美國與日本研發此系統不涉及擴散問題。

中共也不必擔心技術流動的方向。美日的技術合作最後往往是技術從日本流向美國，而非如中共所指控的從美國向日本。典型的例子是美日合作研製的 FSX 戰機。<sup>◎</sup>此戰機最初的構想雖是雙方合資，結合雙方技術，以製造日本所需的下一代戰機。但是，最後的結果是，美國吸收了日本先進的航空製造技術，日本卻少有收獲。有此先例，我們很難想像，美國願意把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技術轉移給日本，製造美國未來潛在的競爭者；我們也很難想像，美國會同意日本把防衛性質飛彈轉變成攻擊性質飛彈。

日本強調發展火箭和衛星的商業用途可能和美國對它的安全保證有關。因為美國的保證，日本才不必把商業衛星和火箭系統轉化為軍事用途，及走向核武化，<sup>◎</sup>避免造成東亞地區的軍備競賽。因此，如果這個邏輯是正確的，美國和日本共同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可以提供日本安全保證，使日本在面臨中共進行軍事現代化時，特別是中共軍事現代化的透明度不高，不必大幅擴張軍備，乃至發展核武器。

至於中共所謂的日本走向核武化，則是自己豎立嚇自己的「稻草人」。日本大規模進口鈽原料，<sup>◎</sup>同時建立核方面的快速滋生系統的作法，的確是令人側目。但是，日本在核方面的透明化程度非常高。一方面，日本是不擴散條約的簽署國，其一切核方面的行為受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的監督。另一方面，日本對大量進口的鈽等也

註<sup>◎</sup> Tung Fang, "A Warning against Japan's Rising Nuclear Missile Might," *Connilit* [xiandai junshil], in FBIS-Chi-98-006.

註<sup>◎</sup> 參加第六屆 China-ISODARCO Conference on Arms Control 的美國學者指出，美國希望日本參加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研製的原因有二：分擔成本與引進日本技術。個人訪談，1998年10月於上海。

註<sup>◎</sup> 有關分析，請參閱何子祿，「美日FS-X共同研製計畫爭議」，《美歐月刊》，第11卷第6期（民國85年6月），頁20~37。

註<sup>◎</sup> Motoya Kitamura, "Japan's Plutonium Program: A Proliferation Threat?"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3, No. 2 (Winter 1996), pp. 1~16.

註<sup>◎</sup> 實際上，俄羅斯是世界上武器級鈽儲存量最多的國家，中共是第六多的國家，而日本則沒有武器級的鈽。中國時報，1999年10月10日，版13。

採取透明化作法，以化解周邊國家的疑慮。<sup>⑯</sup>因此，中共所謂日本發展核武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中共對日本所謂走軍國化的說詞也是站不住腳的。就自然條件而言，日本的人口多，而且居住地區密度高，這使日本絕對無法承受核武器攻擊，因此，日本發展核武器的可能性不高。就政治而言，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徹底的文人政府，而且其國防作為透明化程度比中共高，這使日本政府很難走向軍事化，雖然日本科技程度高，而且武器系統精良。此外，近十年來，日本人口開始老化，這對一個想走軍事化的國家不利，因為人口老化使其境外用兵無法持續。

中共核武器安全並未因戰區飛彈防衛系統而受到影響。一方面，雖然美國從未宣布「不首先使用」原則，<sup>⑰</sup>但是，美國戰略核武器的使用準則是報復性質，而非冷戰時期蘇聯採取的先發制人策略。另一方面，美國和俄羅斯所簽訂的第二個戰略核武裁減條約（START II）有重新啓動的趨勢，同時，美俄正籌備第三個條約（START III）的談判。這表示，美國戰略核武器數量將減少到三千枚以下。相對而言，中共戰略核武器所受威脅大幅度減低。

事實上，中共對戰區飛彈防衛計畫早有所因應，而非毫無作爲。這可從中共發展核武器過程看出。即使沒有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中共也一直持續更新其核武器能力。中共於本（一九九九）年八月試射了其一直在發展的新一代「東風三十一號」彈道飛彈。此飛彈採用固體燃料，可以機動發射，且其射程八千公里，可以達到美國本土西岸。此外，中共也正發展射程更遠的「東風四十一」型飛彈，和上述飛彈一樣，此飛彈裝填固體燃料，也可以機動發射，射程一萬二千公里，涵蓋全美國。<sup>⑱</sup>使用固體燃料使飛彈發射準備時間大幅縮短，而且機動發射可以避免飛彈被先制攻擊所摧毀。再配合美俄戰略核武器裁減，中共戰略核武器的安全更有保障。

中共也自稱已經建立整套核武器。在反駁美國國會發表的考克斯報告（The Cox Report）裡，中共說，自從於一九五〇年代末決定發展核武器以後，中共已經發展出完整的核武器，中子彈（neutron bomb）是其中之一。中共也指出，其早已有能力製造小型核彈頭，<sup>⑲</sup>進行臨界下試爆。凡此，皆表示中共持續地改善其核武器能力以因應未來需要，在此情況下，我們很難想像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會對中共的核武能力構成威脅。

再者，中共實際上對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並不擔心。許多中共的飛彈技術專家在有

註<sup>⑯</sup> Charles W. Nakhleh, "Addre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Japanese Fuel Cycle through Transparency,"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4, No. 3 (Spring~Summer 1997), pp. 83~91

註<sup>⑰</sup> 實際上，「不首先使用」是一個非常混淆的概念，而中共官方也從未給予此原則操作性定義。這表示，中共對「不首先使用」也缺乏信心。但是，基於策略需要和強調道德原則使然，中共卻非法重視此概念。美國和中共於 1997 年僅達成互不瞄準協議。

註<sup>⑱</sup> 有關中共對各種彈道導彈的發展分析，請參閱 John Wilson Lewis and Hua Di, "China'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Technologies, Strategies, Goal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2 (Fall 1992), pp. 5~40.

註<sup>⑲</sup> 聯合報，民國 88 年 7 月 16 日，版 13。

關軍備控制的國際會議指出，飛彈防衛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效，因而部署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不啻是浪費資源。更何況，兩岸距離近，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更無法有效攔截來襲飛彈。這表示，中共對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實際上根本不擔心。⑩

## 肆、中共可能的反應

部分中共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發展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構想根本是針對中共而來。其理由是，除了少數長程戰略飛彈外，中共大部分的導彈是中程導彈，其射程屬於美國所界定的「戰區」（theater）。而世界上除了中共以外，沒有那個第三世界國家擁有射程超過二千七百公里的導彈。同時，在最近的未來，也不會有那個國家擁有射程超過三千公里而對美國構成威脅者。因此，他們認為，美國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真正目的不是因應飛彈擴散的威脅，而是因應像中共這樣的國家。⑪

不管如何，因應戰區飛彈防衛系統衍生的安全問題是嚴肅的議題。中共可能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是暫時觀察美國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發展狀況，同時做必要的模擬以瞭解可能的後果。美國在一九八〇年代曾經大張旗鼓地發展「戰略防衛計畫」，但是最後因為技術不成熟，以致草草收場。中共也瞭解美國內部關於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黨派對立對政策制訂的影響，因此，中共不會輕易做出關於反制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政策。但是，中共會密切觀察美國關於此系統的發展。

第二，中共可能提議進行武器管制談判。沙祖康最近在一次會議上提出這樣的建議。他認為，應該把飛彈技術管制機制，戰區飛彈防衛，和反彈道導彈條約結合起來。如果成功地把三者結合起來進行軍控談判，特別是擴大飛彈技術管制機制和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參與國，並使之成為國際性公約，⑫則中共或是可以防止美國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使美國無法和日本共同開發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更使美國無法在臺灣部署此系統。但是，這個做法的缺點是緩不濟急。

另外一個辦法是局部性武器管制。沙祖康其實已經提到這個方向。他說，對於發展北京所謂真正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也就是只能在有限範圍使用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中共不預期會有爭議。中共反對的是發展、部署、和擴散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為名，但具有潛在戰略防衛能力的飛彈防衛系統。⑬換言之，中共有可能尋求妥協。

註⑩ 和中共飛彈技術專家訪談，1998年10月於上海。

註⑪ Bin Li, "The Effects of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on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Arms Control," unpublished paper, May 1995, "Scholars Says TMD Will Lead to 'New Arms Race,'" *Guoji Yanjiu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FBIS-Chi-96-181. 鄒雲華則認為，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把射程在三百到一千公里的導彈稱為戰區導彈，但是美國則單獨把戰區的範圍定義擴大，以擴大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範圍。鄒雲華，前引文，頁29。

註⑫ Zukang Sa, note ⑩.

註⑬ 中國時報，民國88年1月27日，<<http://www.chinatimes.com.tw/papers/ctimes/cchina/88012701.htm>>.

另外，中共可能以參加飛彈技術管制機制作爲釜底抽薪之計。中共已經口頭承諾遵守飛彈技術管制機制的內容，雖然仍不願意正式參加。其不參加的理由是，此機制具有歧視性，而且不具備普遍性原則。中共已經要求擴大此機制的成員基礎。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府已經向美國政府提出關於中共參加此機制的問題，<sup>⑩</sup>顯示中共正嚴肅的思考成爲此機制的會員國。中共若正式提出申請，必然會有關於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附帶要求。

第三，中共可能選擇性地發展一些反制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方式。例如，美國國防部報告指出，中共正在發展一些技術，包括追蹤衛星的技術，可以從地面摧毀太空衛星的雷射技術，和干擾全球定位系統的技術。此外，中共也在發展破壞太空衛星上的光學感應器（optical sensors）的技術。<sup>⑪</sup>這表示，中共瞭解衛星在現代作戰中的關鍵地位，選擇性地發展這些反制技術可以於必要時低成本地反制美國的可能威脅。

第四，中共可能針對戰區飛彈防衛採取其他反制措施。這主要是指增加彈道飛彈數量，使其核武器走向多彈頭化，增進飛彈的穿透能力，及縮短飛彈發射時間，縮短彈頭脫離彈體射出時間，及引進可將雷達反彈回去的技術來製造彈頭等。<sup>⑫</sup>雖然有消息報導，中共也正逐漸發展飛彈防衛能力，<sup>⑬</sup>但是中共可能認爲，發展導彈防衛的成本大於導彈進攻，因此中共仍然可能把重點放在改善進攻能力方面，而不會大規模發展飛彈防衛系統。此外，中共據說已經發展射程遠、速度快，類似美國戰斧（Tomohawk）巡弋飛彈的巡航飛彈。這種飛彈可以躲避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攔截。

然而，西方的研究顯示，中共也不排除對反飛彈系統的研究和部署。<sup>⑭</sup>其中央軍事委員會已經核准一項爲期十年的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預算，而且此計畫包括飛彈發射的預警衛星。其空軍和中共航天工業總公司則擬訂一項十五年三階段的發展計畫：第一階段將部署類似「愛國者」型的飛彈，例如 HQ-9；其次將研發類似「愛國者三型」增程反戰區飛彈；最後是進行高層攔截系統的研發。

第五，中共可能在某些方面採取不合作態度。這特別是在美國有重大利益的中東地區。中共可能把一些敏感技術，例如飛彈技術，轉移擴散到此一地區。<sup>⑮</sup>在國際安全談判上，例如，核子裂變材料停止生產公約（FMCT）的簽訂上，中共也可能不合作。但是，採取不合作的立場不一定對中共有利。因爲，例如，中共如果繼續向中東地區輸出敏感技術，則美國不可能同意支持中共成爲飛彈技術管制機制的會員國。另外，中共現在非常依賴中東地區的石油，穩定的中東可能反而有利中共。

註<sup>⑩</sup> 與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研究人員個人通訊，1998 年 12 月。

註<sup>⑪</sup>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uture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http://www.jya.com/dod1226-98.htm>>, p. 9 of 15.

註<sup>⑫</sup> 中國時報，民國 88 年 2 月 17 日，版 1。

註<sup>⑬</sup> 世界日報，1999 年 1 月 19 日，版 2，及 Tokyo Sankei Shimbun, May 30, 1996, in FBIS-Chi-96-107.

註<sup>⑭</sup> 此一部分引自 Mark A. Stokes, *China's Strategic Moderniz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FY97 Research Project under the Auspices of USAF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October 1997 (Revised July 1998), pp. 69~71.

註<sup>⑮</sup> 中國時報，民國 88 年 2 月 27 日，版 4。

第六，中共可能和俄羅斯形成更密切的策略關係，共同反對美國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但其結果視俄羅斯如何評估其國家利益而定。一方面，俄羅斯希望能和美國合作，由美國採用俄羅斯的飛彈防衛技術，如此，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可以獲得生機而得以生存，雖然美國採用俄羅斯技術的機會不大。<sup>⑩</sup>美國也希望取得俄羅斯支持發展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因此，雙方於美國於一九九六年合作進行反飛彈模擬演習。<sup>⑪</sup>

另一方面，由於美國採用俄羅斯技術的可能性低，加上和北約盟國的東向政策，使俄羅斯對美國不滿的程度已經非常高，使俄羅斯和中共可能在這個領域合作。稍早，有消息指出，俄羅斯曾經建議中共，由中共和有關國家共組戰略同盟，以制衡目前美國主宰國際政治的情勢，但為中共拒絕。<sup>⑫</sup>最近的消息指出，雙方自前幾年起就舉行雙邊磋商，討論因應美國所推動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並要求美國和日本停止部署此飛彈防衛系統。<sup>⑬</sup>例如，俄羅斯國防部長瑟吉耶夫（Igor Sergeyev）一九九八年十月訪問中共時曾就此議題交換意見，「雙方認為那【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將導致新一輪武器競賽，並且不利於世界和地區和平與穩定」。<sup>⑭</sup>

第七，中共可能降低和美國的關係。這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中共似乎可以接受美國和日本共同發展並部署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但卻絕對無法接受臺灣被納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內。因為，這涉及中共民族主義和複雜的內部權力爭執問題，以致沒有那一個領導人敢就此做出讓步。因此，中共可能藉降低和美國的關係表達不滿。<sup>⑮</sup>再者，中共可能採取慣性思維方式，加強在東南沿海駐軍，以向美國與臺灣示威。

在和美國降低關係以前，中共還可以有其他動作。中共可以從外交上向美國施加壓力，這特別是中共可以利用每一次和美國舉行高層官方會談時，向美國提出把臺灣納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嚴重後果。在此同時，中共可以在其媒體上繼續刊登強烈反對把臺灣納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文章，以之持續向美國傳達壓力與警告。

## 伍、結論

整體而言，美國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沒有導致中共的軍事安全危機。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高層攔截部分仍然在開發階段，不足以對中共數量有限的戰略飛彈構成威脅。同時，中共持續改善其長程戰略飛彈的能力。另一方面，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並非是百

註<sup>⑩</sup> 與 Alexander Pikayev 訪談，1999 年 1 月於美國加州。Pikayev 曾任職於俄羅斯國會外交委員會，現為卡內基基金會莫斯科辦事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部負責人。另外，莫斯科市長魯茲柯夫提議，由美、俄、和歐洲共同建立一個飛彈防衛系統以保護自己不受惡棍國家攻擊。聯合報，民 88 年 3 月 23 日，版 10。

註<sup>⑪</sup> 有關演習消息引自 FBIS-Chi-96-085。

註<sup>⑫</sup> 中國時報，民國 88 年 1 月 23 日，<<http://www.chinatimes.com.tw/report/tmd/news/88012303.htm>>。

註<sup>⑬</sup> 聯合報，民國 88 年 3 月 11 日，版 1。

註<sup>⑭</sup> Beijing Xinhua Domestic Service, October 22, 1998, in FBIS-Chi-98-296.

註<sup>⑮</sup>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見美國國務卿阿布萊特夫人時指出，美國在臺灣部署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將導致中美關係嚴重倒退。中國時報，民國 88 年 3 月 3 日，版 4。

分之百有效的防衛系統，中共的飛彈有能力突破飛彈防衛，對敵方造成軍事傷害。

因此，中共所考慮的是戰區飛彈防衛系統的政治效應。某種程度而言，中共過度誇大此系統的政治效應。部分中共外交和軍事官員稱，戰區飛彈系統會成為東亞地區的「小北約系統」。實際上，東亞各國利益不同，我們很難想像南韓會加入臺灣和中共對抗，我們也很難想像東南亞國家會和中共對抗。因此，美國很難用單一個戰區飛彈防衛系統把東亞地區國家凝聚起來。

今天，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在東亞地區成為議題是中共自身錯誤政策所致。中共一九九六年三月的演習使美國部分人士擔心，當美國和中共發生衝突時，中共的彈道飛彈可以嚇阻周邊國家不要和美國合作，以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反過來說，就美國而言，有效的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可以使周邊國家免於中共的嚇阻，避免美國聯盟的可能分裂。換言之，從美國和本地區的一些國家角度而言，戰區飛彈防衛系統可能使中共在本地區的行爲有所克制，但不損中共的戰略核武嚇阻能力。<sup>⑥</sup>

此外，因為中共大規模軍事演習使周邊國家無法預測中共的行爲。在此背景下，一些戰略合作協議應運而生。這特別是美國在本地區的領導地位有恢復的趨勢。美國和日本重新肯定美日安全宣言，並且擬訂出詳細的防衛指針，以有效貫徹安全合作。美國也和澳洲簽訂包括飛彈防衛合作在內的戰略安全合作，使美、日、澳形成三邊聯防關係。<sup>⑦</sup>再加上美國和新加坡與菲律賓等國簽訂的軍事設施使用協定，美國在本地區的領導地位逐漸自越戰以後恢復過來，並且鞏固。

\* \* \*

(收件：88年11月1日，修正：88年11月15日，接受：88年11月23日)

---

註<sup>⑥</sup> Stephen A. Cambo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ter Missile Defence in Northeast Asia," *Survival*, Vol. 39, No. 3 (Autumn 1997), pp. 66~84.

註<sup>⑦</sup> 中共對此的評論，請參閱 Xuejiang Li, "The 'Two Anchor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nmin Ribao*, August 6, 1996, in FBIS-Chi-96-156.

# PRC Concern over the American TMD Initiative

*Arthur S. Ding*

##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jor reasons for the PRC to be concerned with the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 system. The first has to do with strategic missile-rela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Beijing is concerned that the land-and sea-based upper-tier interceptor system and space-based powerful surveillance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nder China's limited strategic missiles useless, and consequently China's minimum deterrence strategy will lose credibility.

Secondly, the TMD may affect regional balance in a way unfavorable to China. Japan may expand her military force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the TMD, gain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The TMD deployment will give the United States opportunity to be formally involved in Taiwan again, an act that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reunification policy. Some of China's concerns, however, are not convincing.

**Keywords :** TMD; NMD; PAC-3; Aegis; THAAD; Deterrence